

沧海横流，潮涨潮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芸芸众生，生老病死是人类繁衍的严峻法则，曾几何时，多少帝王将相，凡夫俗子，为了生命的永恒，制造了一幕幕让后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不是吗？秦始皇指点千名童子东渡求仙，最终只能是贻笑大方，成为后人的笑柄。琼瑶在她的书上写道，日月星辰都不能永恒。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老年必将成为我们生命年轮中的常态。但时光无情，生命有限，人生浮华，过眼云烟，在眼花缭乱的舞台上，人人都扮演着导演的角色，用各自对人生的领悟书写着生命的顿号与句号。从史书记载看，廉颇可谓精忠报国的典范，当朝廷需要他告老返乡后，耳闻战争轰鸣的他是那热热血沸腾，全然忘却了自己老者的身份，但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让暮年英雄老泪横溢，死不瞑目。

时代的变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所成的崭新国度，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我国航天航空发动机开山鼻祖的吴大观。吴老九十多岁，躺在病床上仍然从事着自己钟爱的事业，那是时代的进化人类文明的昭示。生命有尺度，事业无止境，实现人生无限的价值是人们一生孜孜以求的最大愿望。

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了人间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不同的人对生命理解的差异演绎着一个个五颜六色的风情故事。

居里夫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物理学家，在其事业顶峰的时候，她却为了后来人，决然下岗，颐养天年。她从不屈功自傲，甚至把历次获得的各种勋章作为晚辈们耍乐开怀的玩具。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生坎坷，三落三起，当把中国革命的航船拨乱反正后，他以革命者无私无畏的胆魄，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并以身作则，退休后，与家人一起游祖国山川，阅人间春色，俨然普通百姓，九十三岁的高寿是他超脱心态的诠释。

新陈代谢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人类的繁衍与生存乐章就是人类与一切病魔抗争的交响曲，老者是疾病的天然攻击者，无疾而终那是理论上的美好愿望，绝大多数老人在回归自然的最后一站都要不可避免地面病魔。著名天文学家霍金虽然患了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导致全身瘫痪，但令人惊异的是，他的思维却异常活跃，构想出了一种新的宇宙景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解读了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上所写的“即便把我关在果壳之中，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如此的成就源于他亢奋的精神。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实仔细想来，如果没有夕阳西下，哪有繁星璀璨，生命的最后一抹春色仅仅意味着一个生命的消失，老者逝矣，更多的生命必将伴着黎明的曙光破茧而出，新的啼哭是人类未来的希冀，也是前辈们梦想传承的宣言，江山自有英雄在，生命之河万古流。

交警健康考虑，交警从街头转向室内，可能也是一种趋势。只是，这种转变是否太快了一些？毕竟，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存在较大的参差。况且最近几年，随着新上海人的到来，在引进优质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裹挟来了一些不良习惯。两相交汇，我们显然难以一蹴而就。

我是一个爱开车的人，虽然说不上身强力壮，但是再远的路，通常都首选驾车而去。所以，我心里希望，我们把车开得再好一点，让我们的路好走一些。这样，我们对车的爱，才能走得更远。

今宵灯谜

江更生
眉山父子皆诗人
(古典文学名篇)
昨日谜面：广种博收
(贵州、江苏地名各一)
谜底：大稼、大丰(注：稼，种植)

有与自然相谐、不深陷物欲之人，才能有如此领悟。仁寿山人感慨道：每一次与朋友的茶聚都是一个节日。人存于世，还有什么节日，可以与山野田园中的临风饮茶、心灵相叙，在草木禅意中洗涤尘杂相呢。尘世之节，皆为人造，而他的节日，却以心魂安然为需。

有时想，真正懂茶的人，其实是悟透了个“茶”字中的人，悟透了人与自然、人与草木关系的人。把人放在自然之间、草木之中，人便坦然、豁达、心存高远。否则，再爱茶、嗜茶，也不过是品其味、迷其效而已，算不上茶的知己者。

真应该感谢先人，留下了一个“茶”字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对人与这个世界关系的认识。让他们的后人，永远记住，要对自然界存有本真的期待和敬畏。人的所有行为，都不能抛弃这样的期待和敬畏。否则，人会异化，世界会变形。因此，中国人以有茶为幸，也以有“茶”字为幸。

茶，有禅，也有哲。



来，我们开车不但图的是方便省时，而且还倾心于一种特别的享受。可是，面对如此路况，还有多少快乐可言？

有一个美国人，名字叫做彼得·海斯勒，写过一本书《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在北京的时候，经常有老外对彼得说：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里开车。彼得的回答更妙：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的驾驶员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坐！彼得确实写出了我们城市的行车乱象。他很难想象，为何有那么多人的人，会像走路一样行车，会像买票一样插队，会像比赛一样超车和反超。更有甚者，将人行道当作超车道，在环岛路口逆向行驶，在高速公路公然倒车！

在高速公路倒车，我遇见过几回。老实说，那一刹那，令人背脊发凉。因为稍有疏忽，便会粉身碎骨、无处寻魂，而绝对不是遍地找牙的问题了。走下高速公路，回到城市交通。我发现，就像在欧洲一样，现今的上海街头，即使在早晚高峰、繁忙路口，也很少见到交警的身影。城市管理，日益现代化，加上空气污染严重，为



兄弟李元

哥哥李大从小就顽皮。他脾气暴躁，不爱学习，不讨爸妈、老师和亲戚的喜欢。上学后，经常鼻青脸肿、衣衫褴褛地鼠窜回家。书包里的文具永远是残损的，课本几乎没有完整无缺的。

我上初中，李大上高中。他不学习、不听话更甚，而对溜冰、足球、抽烟、扑克等，无所不精。可能因为嘴笨，当然更不招女孩喜欢。李大好为人师，他曾带我课后学滑旱冰，拉着我的手一路狂奔，说只有这样才能长得快。事实确是如此。他还教我打架如何制胜，一度在家里绑副沙袋，陪我练习拳击。噢，煮鸡蛋蒸米饭，用缝纫机也是他教的。我最高兴的便是他带我去黄浦江钓鱼。

如此人流，我心存恐惧，小心翼翼，一寸一寸地前行。驾校师傅说过一句话：“任何时候，撞车撞墙不要紧，千万不能撞人！”我尽一切努力，避免刮碰行人。后面的一辆小车不乐意了，拼命地鸣号，终于有一个空档，司机“忽”地一下就超了车。车窗对窗时，司机冲我喊了一句上面的话。我自知技不如人，碍了人家的事，连忙告诉他：“我乃新手，请多原谅！”这位司机还不饶：“你会开车吗？”然后，自我感觉良好，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有那么几年，上海的道路文明还是颇有进步的。大概是本世纪初的几年吧，大多司机都守着规矩开车，不但道路上顺畅，我们坐在车里，心里也舒服高兴。当时，我们夫妇开着公司，工作非常忙碌，差不多每天都有事在路上跑。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惊讶，上海的交通秩序怎么会如此之好。

好景不长，最近几年，也不知具体从什么时候起，忽然觉得车越来越难开。无论白天黑夜，途经十字路口，不知哪一瞬间就会有人红灯不停、飞驰而过，吓得你一脚刹车、心惊肉跳。转弯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会有一辆车违规超车，如果反应迟钝，不是你的左侧撞上他的右侧，就是你的右侧擦上他的左侧。至于任意变道，忽然停车，也为数不少。本

茶中有人

宁白

人。爱茶之后，日渐悟道，不仅认识了茶中有人，还特别珍惜茶饮友人间的那份真诚的心灵相交。他想要留下物件来纪念朋友间的情谊。年近六十的他，压缩了山野摄影、屋内篆刻的时间，决定要学做紫砂壶。他找了年过八旬的制壶名师学艺，制坯、烧火、刻画，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师严教厉，让这位老徒弟领受了学艺之艰，功夫却学得扎实。那天，在良渚文化村，他说，我想对朋友说的话，会刻于壶上，那时，把壶饮茶于山水之间，该是何等乐事。

一年后，一方一圆两把紫砂壶制成，形拙朴、有古风，送给我和另一位热衷于“中庸”研究的朋友。送给我的圆壶上刻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八字，并符一尺宣纸，写了“不拒江湖汇成海、有容乃大胸襟宽”，是处友感受，也是处世之悟。置身于山水，胸襟如江海，只

我有一位朋友，取号仁寿山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上海，好像也产生过一小波学车领照的高潮，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考了驾照。其时，新手驾车、出门上路比现在方便得多了。因为车辆占有量相对较低，道路要比今天空得多。“路怒族”也有，只是没有这个名称而已。他们表现出来的，最多也就是有点像上海人嘴上说的“寿头”：超车时有意在交会的片刻放慢车速，打开车窗冲你嚷嚷“你会开车吗？”然后，自我感觉良好，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记得当时报纸上很少刊登售楼广告，我为了购房，常常或驾车或步行，在自己钟情的区域踟蹰。一日，我驾车走在虹口的天宝路上，一不小心陷入了自由市场的人海中。面对

还爱开车吗

邵德怀

让孩子在暑假多做点家务

邓为民

暑假来临，可现在孩子们的暑假生活不是被父母“逼”着去各种辅导班学习，就是宅在家里玩电脑、看电视，很少有家长会利用这段较空闲的时间教孩子学做家务。在许多家长看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习成绩上去了比什么都重要。加上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呵护，祖辈的宠爱，哪里轮得上他们去做家务。

在暑假里让孩子们适当学做一些家务，不仅能让他们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优良品质，更是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责任心、自信心和意志力。在国外，孩子在幼儿的时候就学会了擦桌子、摆餐具、收拾房间等简单家务，10岁左右就会自己做饭、洗衣、修剪草坪等。我们的家长却总担心孩子会出意外或干不好，而不让他们做家务。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首《手脑相长歌》写得特别好：“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让孩子适当做些家务，很有好处。

有些家长采取了用金钱奖励孩子做家务的办法，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家务劳动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做家务不是负担，它所付出的劳动里包含了浓浓的爱意与幸福。家务劳动金钱化，只会让孩子感到金钱的万能，以及家庭成员之间亲情的缺失，这是得不偿失的。



今年开春后，我们一行摄影携上装备，乘上动车，经约两个半小时的飞驰，到达了久违的楚汉相争之地、昔日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淮海战役主战场江苏省徐州市。

三十多年前，我才十几岁，第一次到徐州，路上竟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对徐州这个城市，记忆中除了只有土墙灰瓦的平房，还有就是穿着黑衣黑裤头裹白巾蹲着喝酒的男人。然而，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建设之后的徐州，其面貌全然今非昔比：高耸云端的电视塔，紫薇花型的会展中心，新建的楚汉文化博物馆及淮海战役纪念馆，青山绿水的云龙湖，山间湖畔穿着靓丽时

我想有个家

沈丹锋

义的市民和游人……这些，无不印证着这是一座美丽文明而又时尚现代的都市。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房价也飙升得厉害。我们的导游小姐是位待嫁新娘，眼下也正因高价的婚房犯愁呢。行间，她或许是为了给我们解乏，讲了一则在当地流传甚广的笑话，说是某小学老师在上课时问学生：“革命先烈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有个同学居然回答：“所以现在土地、房屋和景区都涨价了呗。”真是童言无忌。虽是笑话，但我们却笑不起来。



登上徐州市的最高处云龙山顶，观景台上有几对依偎的爱恋情人正在凝视着城中的新楼。他们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成为这些楼宇当中一间房子的主人？也许，“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梦，不久就会成真吧。

